

麦克·山下 MICHAEL YAMASHITA

重访 马可·波罗之路

MARCO POLO

A PHOTOGRAPHER'S JOURNEY

[美] 麦克·山下 著
严丽川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時尚
TRENDS

麦克·山下



重访马可·波罗之路





Original Title: Marco Polo

World copyright © 2002 Edizioni White Star-Italy

Text and Photographs

by Michael Yamashit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s

by Gianni Guadalupi

Project Manager and Editorial Director

Valeria Manfredi De Fabianis

Graphic Design

Clara Zanotti

Editorial Coordination

Maria Valeria Urbani Grecchi

Cover Design

Bill Marr

Enrico Lavagn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访马可·波罗之路 / (美) 山下 (Yamashita, M.) 著; 严丽川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0.3

书名原文: Marco Polo

ISBN 978-7-5404-4541-6

I. ①重 ... II. ①山 ... ②严 ... III. ①摄影集—美国—现代②世界—摄影集③游记—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① J431 ② 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7621 号

湖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07-038

责任编辑: 谢不周 傅 伊

特约编辑: 陶 然

装帧设计: 刘定喜 柴维娜

书 名: 重访马可·波罗之路

作 者: (美) 麦克·山下

译 者: 严丽川

策划引进: 北京时尚博闻图书有限公司

www.book.trends.com.cn

印 刷: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250 毫米 × 250 毫米 12 开

印 张: 42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00 册

ISBN 978-7-5404-4541-6

定 价: 29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前 言

麦克·山下 著 P6

导 言

百万先生历险记

詹尼·盖德鲁皮 著 P16

第一章：从威尼斯到中国

导 言 P40

威尼斯 P54

伊拉克 P72

伊 朗 P116

阿富汗 P152

第二章：马可·波罗在中国

导言 P208

从帕米尔到喀什 P218

从喀什到上都 P254

从北京到江苏 P286

四川、云南（附：老挝和缅甸） P312

拉卜楞和青藏高原 P356

第三章：回家的路

导言 P400

泉州、南中国海和越南 P410

从印度尼西亚到斯里兰卡 P436

印度 P454

结语 P496



麦克·山下

《重访马可·波罗之路》

前言

所

有的一切都起始于这样一个问题：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

大英博物馆中国部负责人吴芳思（弗朗西斯·沃德）在1996年就出版过以这个问题为书名的著作（译者注：指沃德所著《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她在书中宣称，马可·波罗从未到过中国。她对波罗的可信度表示怀疑。她的结论主要基于波罗在那本13世纪的史诗性游记中未曾提及的东西。沃德质疑的是：为什么《马可·波罗行纪》竟没有将当时中国最为显要的一些成就及风俗习惯记录下来，比如印刷术、缠脚、书法、鸬鹚捕鱼、茶道、筷子以及长城？

作为一名专门从事马可·波罗领域研究的职业旅行家，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为这位意大利行者辩护一番。我在远东地区工作时曾多次踏上他当年所走的道路，我在新加坡的马可·波罗酒店住过，在威尼斯以他命名的餐馆吃过饭，在香港乘坐过以他命名的游轮，在印度尼西亚抽过马可·波罗雪茄，在北京的马可·波罗专卖店买过衣服。马可·波罗这个名字为上百种商业活动提供了灵感和启发，在美国也是一种流行的游泳池游戏的名称（译者注：一个孩子闭着眼睛在游泳池游泳，叫做“马可”，通过别人发出的声音来判断其

他玩伴即“波罗”们的方位），每个玩这游戏的孩子都在叫着这个名字，难道这个名字的拥有者以及他那本被如此广泛阅读过的游记，竟然都是虚构的？

那么如果我们用他那本被谦虚地冠名为“世界之描述”的游记作为向导，踏上寻访这位伟大探险家所到之地的旅程，会不会就彻底止住疑问？我们要重访马可·波罗所描述过的每一个地方，拍摄下那些地方遗留的所有证据，虽然离他写成游记已经忽忽700年过去了。

在对我这一设想做调研的过程中，我发现，虽然有弗朗西斯·沃德，而为马可·波罗辩护的人中也不乏广受尊敬的著名人士。他们很快指出了马可·波罗当时是跟蒙古人生活在一起并直接受雇于元世祖忽必烈本人的，自然不会太了解汉族习俗。他很可能是用手而不是用筷子吃饭，喝的是马奶而不是茶。他们还指出马可·波罗在对纸币和中国女人步态的描述中，间接提到过印刷术和缠脚的习俗。至于他对长城的忽视，原因是在他的时代，长城并没有那么伟大，围绕北京的巨大的防御建筑也就是我们现在最熟悉的“长城”部分，是马可·波罗离开中国300年后才修建的。

我赶快向比尔·艾伦先生申报了这个选

献给因为爱而最崇拜我的我亲爱的母亲 Kiyoko Yamashita



麦克·山下

- 1 一幅18世纪水彩画中的马可·波罗。
- 2-3 阿富汗潘加地区抽鸦片的人。
- 5 身着传统长袍的伊朗米纳布 (Minab) 女人。

题，比尔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编辑，而我在过去20年来一直担任该杂志的自由摄影师。《国家地理》最后一次以马可·波罗为主题的故事，题目是“世界最伟大的横穿大陆的旅行家”，发表于1928年。艾伦被我这个想法迷住了，于是开了绿灯。这样，带着4个相机，一打镜头，一千卷胶卷和一册《马可·波罗行纪》的豪华装备，我开始着手研究马可·波罗。《国家地理》的签约作者迈克·爱德华也时常伴随左右，他积极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准备写出我们的旅行故事。

然而，这个最开始预计为4个月的行程（典型的《国家地理》式工作进度）很快让我们深陷其中无法自拔。著名的中国研究学者乔纳森·斯宾塞将这种情绪称为“马可·波罗热”：“这是一种奇怪的疾病，可能在任何时候爆发，症状很清楚，就是对马可·波罗所说所写的任何事情产生狂热的兴趣。对此病症还没有已知的疗法。”我就是这一病症的重病号。

过去4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和马可如影随形，他是最可靠的导游和旅伴，他带着我走完几千英里的路程，从他的出生地威尼斯（或者科楚拉岛——克罗地亚人认为他出生在这里）出发，越过伊朗和伊拉克的大山与沙漠，到达阿富汗的战区，翻过帕米尔高原（马可·波罗称之为“世界屋脊”），然后穿越中国境内。

马可沿着南丝绸之路长途跋涉，途中经

过绿洲小镇喀什与和田，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海，见识过敦煌的佛教艺术珍宝，然后进入内蒙古和上都（就是柯勒律治诗歌中“忽必烈的虚构城市”）（编者注：上都是元朝的夏都，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多伦县西北闪电河畔）。他后来帮忽必烈办事还曾到过西藏和缅甸。他在扬州和杭州（被称为东方威尼斯）待过，在他那个时代，这两地是世界上最宏伟繁华的城市；然后他沿着大运河和扬子江顺流而下……我们这次也重蹈了他的覆辙。

在跟随马可的脚步走了两年之后，我们决定不能在中国止步；我们还要走一条苏门答腊岛—斯里兰卡—印度海岸的热带之路，把马可送回家。我们返回意大利的路程比马可的短得多，他走了24年才完成一个来回，光是回程就用了他3年时间。

当然我们没有忽必烈发给马可的令牌，那张金令牌可以让马可在他的疆域范围内安全而不受任何阻碍地行走，那时忽必烈的领土几乎涵盖了中国和现在东欧之间的所有地方。今天要走这同一条路，所费的周折远远不是跃上马匹或骆驼去追逐升起的太阳那么简单，我们的旅行在后勤安排方面简直是噩梦一场。

为了到达伊拉克，绕过联合国限制的禁飞区，我们先飞到约旦，然后乘雪佛兰大越野车经陆路到巴格达。在巴格达迎接我们的是伊拉克外交部的“向导”，他们的主要工作

就是监视我们所看的東西，所去的地方。這些“向导”常常通知我从某个方向是不能拍照的，因为那片地区有宫殿或者军事设施，而在高层建筑上拍摄则是绝对禁止的。有一次，我问这位叫穆罕默德的陪同人员，能不能爬上摩苏尔（马可提到这里是平纹细布的发源地）城里一座清真寺的尖塔顶端，他同意了。这位官员在黑暗中尾随我们走上陡窄的楼梯，我走在前面，发现原来他患有“幽闭综合症”，黑暗狭窄的地方会让他极为恐惧和紧张，所以很难赶上我们。我于是跑上顶层，速度极快地拿着相机从各个方向猛拍了一通。等他赶上来又照旧给我一个“请勿拍照”的指示时，我已经完成拍摄，得意地笑着往回走了。要到达阿富汗，我们首先需要得到去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签证，在阿拉木图登上了飞往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的飞机，来接我们的是北方联盟的军人，他们把我们送上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的一架直升机，飞往他位于潘杰希尔峡谷的总部。为了躲避塔利班的雷达，直升机只能在略高于树际线的高度盘旋。到了那儿，我们拿着“令牌”——马苏德写给北部司令的一封信，让他们为我们提供帮助——开一辆破烂不堪的丰田皮卡到处旅行，所谓的“帮助”，一般来说就是有一个手持卡拉希尼科夫枪的护卫陪同，有一些面包和烤肉串以及一块可以供我们安放睡袋的空地。

马可·波罗时代的阿富汗，让他最担心的

是强盗土匪和疾病（据说他因为患疟疾曾在这里修养过一年），而我们现在担心的是地雷和半途坏车。在阿富汗北部能租到的车没几辆，大部分都被军方征用了，驴车和马车是这个伤心的国家里最主要的交通工具，跟马可·波罗那时比起来没什么变化。多亏了马苏德那封信，我们好歹找到个破丰田车开，才能到达瓦罕走廊（Wakhan Corridor）及中国的边界。

车开在被炮弹炸得坑坑洼洼的道路上，我们不得不在兴都库什地区稀薄的空气中无数次地停下来为过热的散热器加水。有一次我们的方向盘彻底失灵，因为跟轮胎相连的传动杆断了。我们的司机阿哈先是用牛毛绳把折断的部分牢牢捆起来，然后倒回到一个干河床上。然而这次修理维持了不到十分钟，我们又再度停下来重新捆绑一遍，最后用我相机包里20世纪的杜邦Cordura尼龙绳代替了牛毛绳，可情况也没改善很多。一路走一路停地总算挪到了艾希卡森镇，整整3天才走了30英里，这个速度大概跟马可·波罗当年的驴车也差不多。至少马可·波罗还能把累得半死的牲口当食物，而我们的交通工具呢，除了弃之不用之外，一点利用价值都没有。

中国，对记者来说向来是最难以获取旅行和摄影许可的国家，这次却成了最容易获得许可的国家，至少我们旅行时是如此。中国人热爱马可·波罗，他们对证明这个人的真实性始终充满兴趣。马可·波罗是中国最大的宣传

家，因为他描写了一个在他那个时代各方面都远远超过西方国家的东方超级大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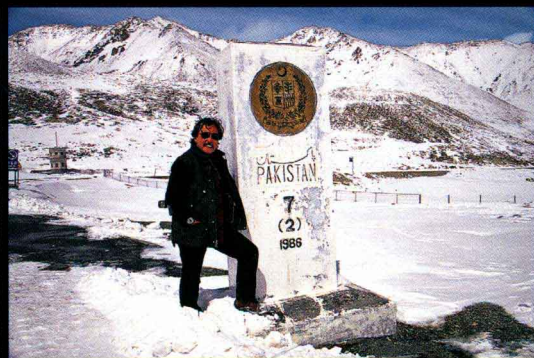
整个旅途中，我们不时地惊叹：马可真是个多么准确的报道者。在伊朗，他指引我们找到他写到过的温泉；在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我们遇到了他提过的“黑皮肤穆斯林”——非洲奴隶的后代；在阿富汗，走出塔洛坎我们就发现了他的“盐山”，在瓦罕走廊则发现了以他命名的的大角绵羊（马可·波罗羊）；在中国，我们看到了和田的玉石矿，敦煌的鸣沙，甘肃张掖的巨型卧佛，这些都是马可笔下记录的。我们在洱海遇到了“以金饰齿”的人或者“食一切肉不问生熟”的人。伴随着每一次胜利的发现，我越来越确信马可绝对是靠第一手经验写成游记的，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景观都与他描述的一模一样，而且我们发现他每次指的地方也准确无误。

每一天，他书中的内容都会在我们眼睛下一一还原，他一路上对所遇之人的描述相当真实。他说阿富汗人——“居民信奉摩诃末（译者注：穆罕默德），自有其语言。善战斗……”马可描述的不就是马苏德将军吗？他打败了苏联人，阻止了塔利班的进攻，直到2001年9月11号的前几天被人暗杀。马可笔下的西藏喇嘛们住在“广大的寺院里，其大如一小城，每寺之中有僧两千余人”，那些喇嘛“须发皆剃，守其教戒，节食苦修，终身仅食糠，浇以热水，此外不食他物”——可能就是我们在甘肃拉卜楞寺见到的喇嘛啊，他们今天

仍然在吃糌粑——酥油茶拌青稞炒面。

临近旅行的尾声，我成了一个真正的相信者，感到自己与马可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在印度喀拉拉海滩上，我看到几百个半裸的渔人有节奏地拉着他们的渔网，我的相机完全捕捉不到这个世纪的任何烙印，这一幕仿佛是直接从13世纪跳出来的景色，让我几乎能面对面地感受到马可的存在。这些渔人没有发动机，只有船桨；没有耐克鞋和T恤衫，都是光着脚，腰上缠着一块布。我能想象，马可当年看到这个场景时，一定跟我一样震惊，我停不下手中的相机，一卷一卷地拍着，试图把一切都捕捉到一张图片中去。我不禁遐想，如果马可·波罗活在今天，他一定就是我们中的一员，是《国家地理》的摄影师或记者。

我的马可之旅在结束后又过了几周才达到高潮——那时我在西班牙塞维尔市哥伦布图书馆拍摄克利斯朵夫·哥伦布所藏的马可·波罗的著作，这本书已经被翻得破旧不堪，上面布满了那浸润了500年历史的哥伦布本人的涂鸦和旁白。我一页页地翻这本15世纪的版本，压制着自己要舔着指头翻书的冲动，在每页的空白处寻找最好的“备注”。我选了描写我曾经拍照的那片印度海滩上的渔人的那一页，发现哥伦布在这一段作了标记，画了一个小箭头。这个小标记打动了——克利斯朵夫·哥伦布，一定跟我一样是“马可·波罗热”的重病号，梦想着马可描述过的那些土地，在他希望亲自



11 行至帕米尔高原中国境内,红其拉甫山口(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边界)。

12-13 中国新疆塔什库尔干地区一所小学里的塔吉克族孩子。

14-15 中国甘肃拉卜楞寺的喇嘛。

去体验的地方做上记号。

任何时候都有唱反调的人,在马可·波罗的时代和哥伦布的时代,无疑也有同样多的反对意见。可是,比起反对分子的数量,我的老朋友马可·波罗在近700年中启发了更多的热衷探险的信徒,被他激发的探险家有一张长长的名单——从梦想发现新世界的哥伦布们,到重新发现旧世界的我,马可关于这个旧世界的描述是如此精确又如此美妙。我心中充满骄傲,因为我对马可·波罗的了解逐渐深入。

据记载,马可在临死之时说:“我所见异事尚未说及一半。”马可,我真希望你

还活着,为我们讲述更多,而我也会满心喜悦地跟着你的脚步踏上另一次探索之旅。

在沿着马可·波罗足迹所进行的这次漫长旅程中,我拍的无数图片,配上我同事及长期旅伴迈克·爱德华的文章,以3部分连载的形式刊于2001年夏天的《国家地理》杂志,报道的规模和形式在杂志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国家地理》上一次以马可·波罗为题材的报道还是1928年,在报道中他们称马可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穿越大陆的旅行家”。在跟随他的脚步走过两年之后,我深信他仍然维持着这一称号。









詹尼·盖德鲁皮

百万先生